

全新《女武神》 于2026年向更深邃的未来作答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作为理查德·瓦格纳的巅峰之作，《女武神》以其恢宏严谨的音乐结构、直抵人心的戏剧张力与深邃厚重的人文内核，稳居西方歌剧史的里程碑。

2026年，适逢《尼伯龙根的指环》全剧首演150周年，《女武神》创作问世170周年。瓦格纳的曾孙女、拜罗伊特音乐节艺术总监卡塔琳娜·瓦格纳，借“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院计划第二年之机，首次亲自执掌《女武神》的舞台呈现。4月24日、26日，她在上海大剧院完成了个人的《指环》首秀。

首演过后，新版《女武神》的舞台呈现迅速成为观众讨论与争议的焦点，在网络空间与行业内部掀起罕见的热议风潮。

在评判这版《女武神》是“创新”还是“叛逆”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它的缔造者理查德·瓦格纳，正是歌剧史上最著名的颠覆者——他发明了无终旋律、创造了主导动机、推动了和声革命、推翻了传统歌剧结构、颠倒了人声与乐队的地位。

不难想象，如果这位生于1813年、从不向传统屈服的天才能跨越时空与今人对话，他一定会目光炯炯地发问：“在2026年，你们为我带来了怎样的新答案？”

这一次，在中国，他的嫡系传人卡塔琳娜·瓦格纳携手指挥家许忠，以及凯瑟琳·福斯特、沈洋、文森特·沃尔夫、施泰纳、威廉·施温哈默等中外艺术家，用作品作出了回答。

卡塔琳娜版《女武神》的舞台构建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空间：它既具有“镜像迷宫”的特质，又糅合了“铁屋子”与“出口”的意味，还穿插着波渡球、透明缸体、美人鱼等象征性元素。衣帽间、清洁打扫、收敛尸体、楼梯攀爬——这

些现代人熟悉或陌生的生活场景与动作，不断逼迫剧中角色在镜像迷宫中做出选择，并由此重新定义自身。

混乱感、紧张感、急剧的冲突与碰撞在舞台上时刻发生。神话性与浪漫主义并未被消解，反而在极度的反差中营造出一种“神祇的隐喻与命运的转机无处不在”的观感。

遥远神话与当下生活的碰撞，不仅拉近了当代观众与故事的距离，也展现出更宏大的叙事空间，构建出更深邃的思想内涵。就此而言，与其说新版《女武神》是颠覆，不如说是一种回望——对瓦格纳“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理念更全然、更灵魂的理解与坚守。瓦格纳曾旗帜鲜明地反对传统歌剧“音乐为目的、戏剧为手段”的倒置，坚定主张自己的作品应成为“安置在音乐中的真正戏剧”，让音乐、诗歌、舞蹈、雕塑、建筑等艺术门类高度融合，无主次壁垒，共同服务于统一的戏剧思想，从而升华为崭新的“未来艺术”。

正因如此，舞台上金苹果的投掷声、电梯运转的低频轰鸣、演员们凌乱的脚步与喘息声——这些看似干扰乐团演奏的“噪声”也获得了艺术上的谅解，因为它们已与音乐融为一体，共同构筑了新版《女武神》的声音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不少观众惊叹于新版《女武神》舞台的“先锋”与“前卫”，但拼接、迷宫、框架、阶梯、铁屋等元素在戏剧舞台上并不罕见。克里斯蒂安·陆帕、罗伯特·威尔逊、克日什托夫·瓦里科夫斯基等欧美戏剧大师已在长时间内持续使用和书写它们，形成了一套既定风格框架内具有表达共识的戏剧语言。而新版《女武神》在此基础上，凭借优秀的戏剧构



《女武神》剧照 剧组提供

作，实现了完整而连贯的“游戏”叙事，并与指挥家许忠带领的乐团所演绎的地道瓦格纳音乐形成深度嫁接——正反鲜明，互为依托，最终熔于一炉，体现了中外艺术思想碰撞下的开阔表现思路。

在新潮舞美外衣与概念性舞台装置的加持下，新版《女武神》通过制作手段与表演形式的提升，对瓦格纳的戏剧理念实现了一次通透的“回归”：不仅重视音乐与歌唱的表达，舞台的丰富性与表演也达到了全新高度。

170年前，瓦格纳以《女武神》“颠覆”歌剧艺术；170年后，他的血脉传承人与卓越的中外艺术家携手，以奉献的勇气与创作的胆识，再次彰显了瓦格纳世界的可延展性与创作纵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以往所有经典版本《女武神》的再突破，堪称瓦格纳

演绎史上值得铭记之作。也可以略显偏颇地断言：传统的、站桩式的演唱，并未真正实践瓦格纳的“总体艺术作品”理论。

从市场与观众需求层面看，新版《女武神》的推出，更是主创对未来歌剧艺术发展方向的一次超规格的创作预演。

2025年，“拜罗伊特在上海”首部作品《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曾吸引全球瓦格纳剧迷云集上海，三场演出火爆一票难求。此次新版《女武神》24日首演虽逢工作日，剧场依然座无虚席；26日的演出门票更是早早售罄，并加开座位。

本版指挥许忠——这位带领上海歌剧院深耕中国歌剧土壤十年的指挥家——已在2026年初给出专业预判：到2030年，上海歌剧院年观演人次将突破200万。而这200万人次，应当只

是种子与镜子。依托庞大的人口基数、广泛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以及不断夯实提升的经济基础，未来的中国必将拥有全世界最广大的歌剧迷群体。到那时，观众对作品口味丰富性与形式多样性的要求，将呈几何级增长。

新版《女武神》提前回应了这一趋势与需求。艺术家们正用这部作品告诉正在成长和壮大的歌剧观众：面对未来更丰富、更具挑战性的创作使命，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时代的步伐一往无前，艺术作为人类情绪与思想的感性具象化表达也在不断生发与进化。我们的观众，终将在最具艺术远见的艺术家引领下，看到一个更新、更大、更未来的瓦格纳世界。

现在，在明天到来之前，新版《女武神》提前向我们的观众发出了叩问：未来已来，你是否愿意并肩同行？



容庚先生

《容庚友朋尺牘》历十年编纂在穗首发

1600余封信札

共绘一位学术大家的“朋友圈”

统筹/邓琼 朱绍杰

文/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图/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提供

4月25日，《容庚友朋尺牘》新书发布会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行。

该书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历时十年整理编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系统收录了学术大家容庚先生的后人于1998年捐赠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容庚友朋尺牘。

容庚先生之女容璞、长孙容国谦等家人来到发布会现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席瑞生、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执行会长林迪夫、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方家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孙伯阳、容庚长孙容国谦，以及本书主编倪俊明、夏和顺等共同为新书揭幕。

出席发布会的嘉宾还有：容庚先生的弟子——华南师范大学张桂光教授、暨南大学陈初生教授，以及《容庚友朋尺牘》中尺牘作者的后人们——如王贵忱先生之子王大文、吴灏先生之子吴泰、商承祚先生的外孙熊启红等文化名家后裔，他们和来自学术界、出版界、图书馆界的多位专家贤达齐聚一堂，共赴这场文化之约。

容庚（1894—1983），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和鉴藏家，他所著的《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至今仍是学界经典。

《容庚友朋尺牘》全书煌煌十册，收录1600余封信札，时间跨度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尺牘作者270余位，多为近现代文化名家，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玄同、朱希祖、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黄宾虹、张尔田、叶恭绰、闻一多、钱穆等。收录文献绝大多数为首次公开发表，其规模在已知现代学人往来书信中居于前列。

1998年这批尺牘文献被捐赠给广

东省立中山图书馆。2014年，馆方正式启动“容庚先生捐赠文献汇编”的整理编纂计划，众多图书馆人接续努力，及至编纂出版这部《容庚友朋尺牘》。

羊城晚报记者通过独家采访还原了这个关于捐赠、守护与传承的故事——

一份跨越28年的托付

1998年11月，容庚先生的子女将父亲的珍藏——著作手稿、名家尺牘、金石拓本等460余种、2000余册，无偿捐赠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而这并非容家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第一次结缘。

方家忠馆长在4月25日的现场致辞中提到，早在1956年，容庚在省馆参观“王荫普先生捐赠广东文献展览”时，就将自己珍藏的万历本《张曲江集》捐出，成为一段馆藏佳话。42年后，先生家属又郑重地捐出容庚一生著述的大部分手稿和他收藏的大部分尺牘，文化渊源再次延续。

这批文献入藏后，该馆曾于1999年1月举办专题展览，尺牘部分在当时就引起学界高度关注。2001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在筹备90周年馆庆时，对这批尺牘进行了初步整理，并在次年出版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名人手札选》中刊布了部分内容。

真正系统性的编纂，始于2014年。在各方支持下，图书馆正式启动“容庚先生捐赠文献汇编”整理编纂计划，对这批藏品进行专题整理，力求原样完整、系统出版，后陆续整理出版了《容庚印存》《容庚藏名人尺牘》《刘体智容庚往来书信集》等。

2016年，图书馆进一步启动《容庚

友朋尺牘》的编纂工作，组织馆内外专家对尺牘进行整理、扫描、释文、标点及作者小传撰写。历经三年努力，初稿基本完成。

“由于本书内容广博，涉及众多专门领域，许多书写辨认困难，初稿完成后，我们又组织了四轮审核校对，逐一校对了字句、人名、地名、书名、标点等，先后历时十年，这部著作终于与大家见面。”本书主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原馆长倪俊明在梳理编纂历程时坦言，为回应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托付，编辑团队逐字逐句校勘、求证、打磨。众多图书馆人接续努力，终不负容庚先生及家人所托。

完整呈现容庚的学术人生

容庚出身于东莞的文化世家，幼从舅舅邓尔雅研习《说文解字》及篆刻，1916年毕业于东莞中学，1921年返乡任中学教员。他的学术生涯真正起步于北京。1922年，经罗振玉推荐，容庚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文学门，此后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主编《燕京学报》，并发起成立考古学社。

“祖父的成名在北京，重要的学术成就——《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也是在北京完成的。但他始终记得，自己是广东人。”容庚的长孙容国谦在发布会上回忆了祖父的学术与为人。

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容国谦再次谈及祖父毕生的收藏与捐赠，说：“祖父做人、做收藏，本就希望回报社会。他整理这些资料，是觉得它们有价值，完成后也最终交给社会。他生前把留存的青铜器全部捐给了广州博物院，几千件字画捐给了广州艺术博物院，碑帖

捐给了中大图书馆。如今日记出版，尺牘也面世，我想容庚作为一代‘大家’的多面人生，已经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容庚之女、年逾九旬的容璞女士在活动结束后，缓步走到新书展示台前，微笑着与十册《容庚友朋尺牘》合影。现场受邀出席的还有商承祚、王贵忱、吴灏等容庚故交的后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都曾与容庚尺牘往来，笔谈学问。

名家后人聚首，共同见证这部凝结了十年心血的尺牘集正式面世。

友朋尺牘在，学人风骨存

与容庚有师生之谊的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张桂光、暨南大学教授陈初生也来到现场。他们是容庚先生学术薪火的直接传承者。

张桂光教授更为本书撰写了一篇长达2万字的长序，他说：“书信是两人间的私密交流，当中有不少不愿为外人道的东西。诸如一些鲜为人知的私人情谊，对时局、事件、人物的特有看法，都是通过一般的著作、公开的演讲无法看到的。”这些信札，“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相关人物，以及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态度，具有更真实、更可靠的意义。”

据张桂光教授介绍，这些尺牘的写作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几乎贯穿了容庚的整个学术生涯，还原了他在北京期间主持《燕京学报》和发起成立考古学社的组织活动，展现出容庚先生备受前辈和友生弟子支持与赞誉的丰厚学术人生，为了解和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生平功绩及友朋交往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容庚对书信的珍视，让陈初生教授至今难忘。陈初生回忆，容庚先生曾向

他展示所珍藏的友朋书信，当时这些信件连信封一起拆开、展平，被装裱成册页，就好像对待字画一样。“老师基本都是书必回。我考研期间曾致信向他借阅《金文编》，他已年逾八旬，那时眼睛不好了，便委托执笔代写，也很快就回信给我。”

容国谦分享，抗战时期容庚从北平一路播迁至广州，青铜器、书籍、字画等都损失了很多，唯独书信被完整地、“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在祖父看来，字画等藏品还能再买回来，友人的书信却是无可替代的。”容庚生前便对这些尺牘极为珍视。为了方便收藏，他曾陆续将大部分尺牘辑订成册，并在封面上分别题写《云锦集》《来鸿集》。

为了对得起容老的这份珍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整理这批尺牘时，坚持原札呈现和深度整理相结合，一方面提供原札的高清展示，另一方面编制尺牘文字释文、作者小传及人名索引等辅助

内容，便于读者使用。同时，尺牘的附件信息也得以完整保存，除原装尺牘外，散件信封大多存留，另有拓本、印蜕、合同、剪报等大量相关内容一并收录。

尺牘虽小，字里行间却藏着大历史的烟云、大人文的情怀。

从1998年容庚家属无私捐赠，到2014年启动系统编纂，再到2026年正式出版——这部书凝聚了一位学者毕生的交游与情谊，也透出两代图书馆人的坚守与担当。

如今，容庚先生的青铜器、字画、碑帖、日记与尺牘，已通过展览、出版、数据库等形式陆续回到公众视野，实现了先生“回报社会”的心愿。

而对于读者，翻开这部尺牘集，便是走进一位学术大家的“朋友圈”，可触摸那个时代的学术温度与人情冷暖。这1600余封信札，从此走出“故纸堆”，终将在文化长河中被更多人看见与铭记。



《容庚友朋尺牘》